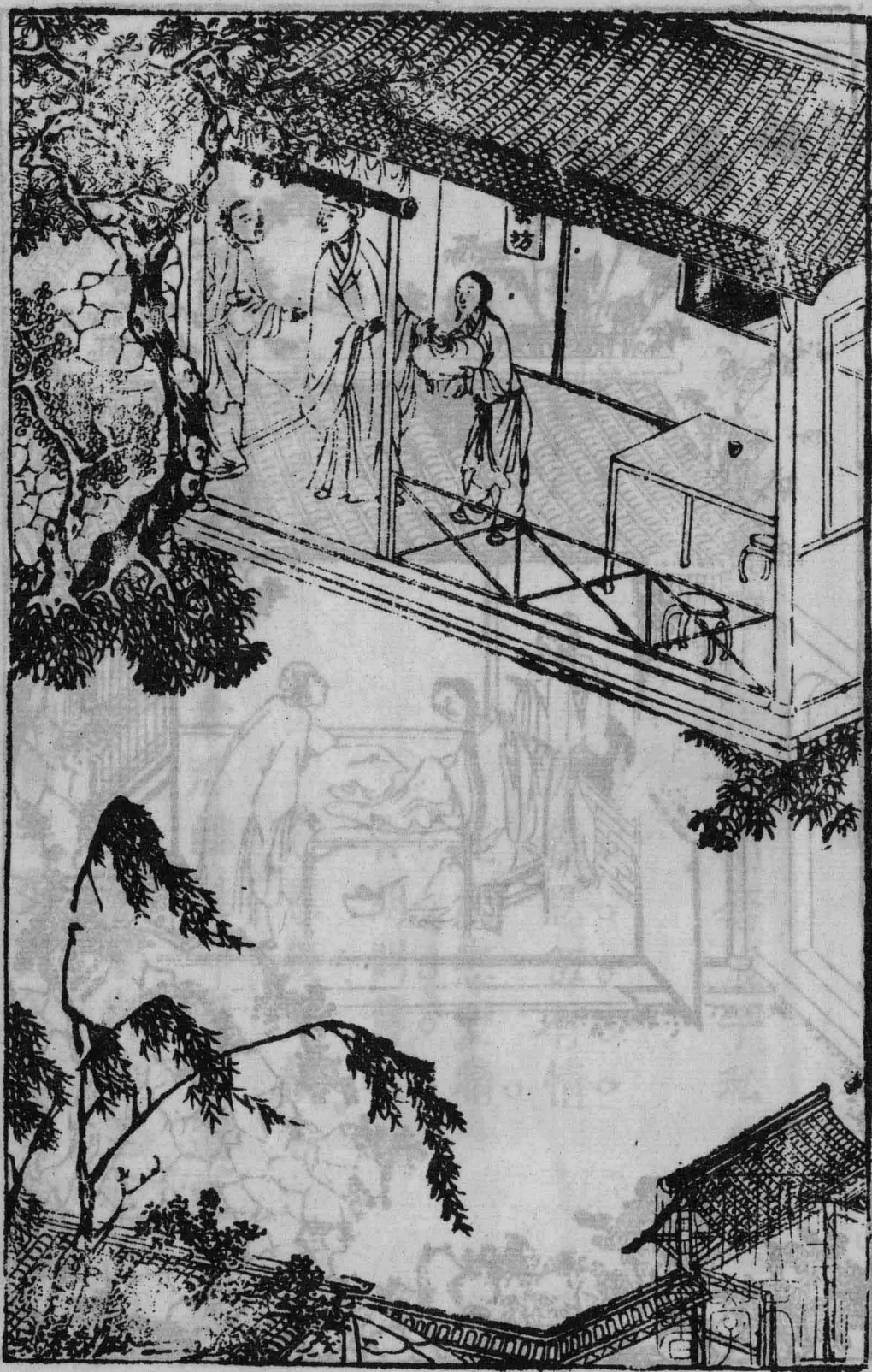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

第二册







設圈套浪子挑私

第三回

定挨光王婆受賄

設圈套浪子私挑

詩曰

乍對不相識

徐思似有情

孟前交一面

花底戀雙睛

傴僂驚新態

舍胡問舊名

影含今夜燭

心意幾交橫

話說西門慶央王婆、一心要會那雌兒一面便道、乾娘你
端的與我說這件事成、我便送十兩銀子與你、王婆道大
官人你聽我說、但凡挨光的兩箇字最難、怎的是挨光、比

如今俗呼偷情就是了、要五件事俱全方纔行的、第一要
潘安的貌、第二要驢、大行貨、第三要鄧通、般有錢、第四要
青春、小小就要、綿裡針一般、軟款、忍耐、第五要閑工夫、此
五件喚做潘驢鄧小閑、都全了、此事便獲得着、西門慶道
實不瞞你說、這五件事我都有、第一件我的貌、雖比不得
潘安、也充得過、第二件我小時在三街兩巷遊串、也曾養
得好大龜、第三我家裡也有幾貫錢財、雖不及鄧通、也頗
得過日子、第四我最忍耐、他便打我四百頓、休想我回他
一拳、第五我最有閑工夫、不然、如何來得恁勤、乾娘、你自
作成、完備了時、我自重重謝你、王婆道、大官人你說五件

事都全。我知道還有一件事打攬也多是成不得。西門慶道且說甚麼一件事打攬。王婆道大官人休怪老身直言。但凡挨光最難十分有使錢到九分九厘也有難成處。我知你從來慳吝不肯胡亂便使錢。只這件打攬西門慶道這箇容易我只聽你言語便了。王婆道若大官人肯使錢時老身有一條妙計須交大官人和這雌兒會一面。西門慶道端的有甚妙計。王婆笑道今日晚了且回去過半年三箇月來商量。西門慶央及道乾娘你休撒科自作成我則箇恩有重報。王婆笑哈哈道大官人却又慌了老身這條計雖然入不得武成王廟端的強似孫武子教女兵十

捉八九着、今日實對你說了罷。這箇雌兒來歷、雖然微末出身、却到百伶百俐、會一手好彈唱、針指女工、百家歌曲、雙陸象棋、無所不知、小名叫做金蓮、娘家姓潘、原是南門外潘裁的女兒、賣在張大戶家學彈唱、後因大戶年老、打發出來、不要武大一文錢、白白與了他為妻。這雌兒等閑不出來、老身無事、常過去與他閑坐、他有事亦來請我理會、他也叫我做乾娘。武大這兩日出門早、大官人如幹此事、便買一疋藍紬、一疋白紬、一疋白絹、再用十兩好綿、都把來與老身、老身却走過去問他借曆日、及他揀箇好日期、叫箇裁縫來做、他若見我這般說、揀了日期、不肯與

計料如指
掌

我來做時、此事便休了、他若歡天喜地、說我替你、做、不要
我。叫。裁。縫。這。光。便。有。一。分。了、我。便。請。得。他。來。做、就。替。我。縫
這。光。便。二。分。了、他。若。來。做。時、午。間。我。却。安。排。些。酒。食。點。心
請。他。吃、他。若。說。不。便。當、定。要。將。去。家。中。做、此。事。便。休。了、他
不。言。語、吃。了。時、這。光。便。有。三。分。了、這。一。日。你。也。莫。來、直。至
第。三。日、晌。午。前。後、你。整。整。齊。齊。打。扮。了。來、以。咳。嗽。爲。號、你
在。門。前。叫。道、怎。的。連。日。不。見。王。乾。娘、我。買。盞。茶。吃、我。便。出
來。請。你。入。房。裡。坐。吃。茶、他。若。見。你。便。起。身。來、走。了。歸。去、難
道。我。扯。住。他。不。成、此。事。便。休。了、他。若。見。你。入。來、不。動。身。時
這。光。便。有。四。分。了、坐。下。時、我。便。對。雌。兒。說。道、這。箇。便。是。與

我衣服施主的官人，虧殺他，我便誇大官人許多好處，你便賣弄他針指，若是不來，兜攪應答時，此事便休了。他若口中答應，與你說話時，這光便有五分了。我便道：却難爲這位娘子，與我作成出手做，虧殺你兩施主一箇出錢，一箇出力，不是老身路岐相央，難得這位娘子在這裡，官人做箇主人，替娘子澆澆手，你便取銀子出來，央我買，若是他便走時，難道我扯住他，此事便休了。他若不動身時，事務易成，這光便有六分了。我却拿銀子臨出門時，對他說：有勞娘子相待官人坐一坐，他若起身走了家去，我終不成阻當他，此事便休了。若是他不起身，又好了。這光便

有七分了。待我買得東西提在卓子上。便說娘子且收拾
過生活去。且吃一盃兒酒。難得這官人壞錢。他不肯和你
同卓吃去了。此事便休了。若是只口裡說要去。却不動身。
此事又好了。這光便有八分了。待他吃得酒濃時。正說得
入港。我便推道沒了酒。再交你買。你便拿銀子。又央我買
酒去。并菓子來配酒。我把門拽上。關你兩箇人在屋裡。他
若焦燥。跑了歸去時。此事便休了。他若繇我拽上門。不焦
燥時。這光便有九分。只欠一分了。只是這一分倒難。大官
人。你在房裡。便着幾句甜話兒。說入去。却不可燥爆。便去
動手。動脚。打攪了。事。那時。我不管你。你先把袖子向桌子

上拂落一雙筋下去，只推拾筋，將手去他脚上捏一捏，他若鬧炒起來，我自來搭救。此事便休了，再也難成。若是我不做聲時，此事十分光了，這十分光做完備，你怎的謝我。西門慶聽了大喜道：「雖然上不得凌烟閣，乾娘你這條計端的絕品好妙計。」王婆道：「却不要忘了許我那十兩銀子。」西門慶道：「便得一片橘皮吃，切莫忘了洞庭湖這條計。」乾娘幾時可行，王婆道：「只今晚來有回報。」我如今趁武大未歸，過去問他借曆日，細細說與他，你快使人送將紬絹綿子來，休要遲了。西門慶道：「乾娘，這是我的事，如何敢失信。」于是作別了王婆，離了茶肆，就去街上買了紬絹三疋，并

十兩清水好綿。家裡叫了玳安兒用毯包包了，一直送入王婆家來。王婆歡喜收下，打發小廝回去。正是

巫山雲雨幾時就

莫負襄王築楚臺

當下王婆收了紬絹綿子，開了後門，走過武大家來。那婦人接着，走去樓上坐的。王婆道：娘子怎的這兩日不過貧家吃茶？那婦人道：便是我這幾日身子不快，懶走動的。王婆道：娘子家裡有曆日借與老身看一看。要箇裁衣的日子。婦人道：乾娘裁甚衣服。王婆道：便是因老身十病九痛，怕一時有些山高水低，我兒子又不在家。婦人道：大哥怎的一向不見。王婆道：那廝跟了箇客人在外邊，不見箇音。

信回來老身日逐耽心不下婦人道大哥今年多少年紀

王婆道那厮十七歲了婦人道怎的不與他尋箇親事與

乾娘也替得手王婆道因是這等說家中没人待老身東

楞西補的來早晚要替他尋下箇兒等那厮來却再理會

見如今老身白日黑夜只發喘咳嗽身子打碎般睡不倒

的只害疼一時先要預備下送終衣服難得一箇財主官

人常在貧家吃茶但凡他宅裡看病買使女說親見老身

這般本分大小事兒無不啻顧老身又布施了老身一套

送終衣料紬絹表裡俱全又有若干好綿放在家裡一年

有餘不能勾做得今年覺得好生不濟不想又撞着閏月

說起使及
送終此亦
王婆之識

○工○夫○全○做○在○此○等○處

趁着兩日倒閑，要做又被那裁縫勸措，只推生活忙不肯來做。老身說不得這苦也。那婦人聽了，笑道：「只怕奴家做得不中意，若是不嫌時，奴這幾日倒閑，出手與乾娘做，如何？」那婆子聽了，堆下笑來說道：「若得娘子貴手做時，老身便死也得好處去。」久聞娘子好針指，只是不敢來相央。那婦人道：「這箇何妨？既是許了乾娘，務要與乾娘做了。」將曆日去交人揀了黃道好日，奴便動手。王婆道：「娘子休推老身不知，你詩詞百家曲兒內字樣，你不知識了多少，如何交人看曆日？」婦人微笑道：「奴家自幼失學，婆子道好說，好說，便取曆日遞與婦人。」婦人接在手內，看了一回，道：「明日

然、甚、技、瘡、

是破日、後日也不好、直到外後日方是裁衣日期、王婆一
把手取過曆頭來掛在牆上、便道、若得娘子肯與老身做
時、就主○好○甚○巧○是一點福星、何用選日、老身也曾央人看來、說明日
是箇破日、老身只道裁衣日不用破日、我不忌他、那婦人
道、歸壽衣服正用破日便好、王婆道、既是娘子肯作成、老
身膽大、只是明日起動娘子到寒家、則箇婦人道、何不將
過來做、王婆道、便是、老身也要看娘子做生活、又怕門首
没人、婦人道、既是這等說、奴明日飯後過來、那婆子千恩
萬謝、下樓去了、當晚回覆了西門慶話、約定後日准來、當
夜無話、次日清晨、王婆收拾房內乾淨、預備下針線、安排

了茶水在家等候，且說武大吃了早飯，挑着担兒自出去了。那婦人把簾兒掛了，分付迎兒看家，從後門走過王婆家來。那婆子歡喜無限，接入房裡坐下，便濃濃點一盞胡桃松子泡茶與婦人吃了，抹得桌子乾淨，便取出那紬絹三疋來，婦人量了長短，裁得完備，縫將起來。婆子看了，口裡不住喝采道：「好手段，老身也活了六七十歲，眼裡真箇不曾見這般好針指。」那婦人縫到日中，王婆安排些酒食請他，又下了一筋麵與那婦人吃，再縫一歇。將次晚來，便收拾了生活，自歸家去。恰好武大挑担兒進門，婦人拽門下了簾子，武大入屋裡看見老婆面色微紅，問道：「你那裡

來婦人應道便是間壁乾娘央我做送終衣服日中安排
些酒食點心請我吃武大道你也不要吃他的纔是我們
也有央及他處他便央你做得衣裳你便自歸來吃些點
心不值得甚麼便攪擾他你明日再去做時帶些錢在身
邊也買些酒食與他回禮常言道遠親不如近隣休要失
了人情他若不肯交你還禮時你便拿了生活來家做還
與他便了正是

阿母牢籠設計深

大郎愚鹵不知音

帶錢買酒酬奸詐

却把婆娘自送人

婦人聽了武大言語當晚無話次日飯後武大挑担兒出

二字非謔
却是定論

去了、王婆便楚過來相請、婦人去到他家屋裡、取出生活
來、一面縫起、王婆忤點茶來與他吃了茶、看看縫到日中、
那婦人向袖中取出三百文錢來、向王婆說道、乾娘奴和
你買盞酒吃、王婆道、阿呀、那裡有這箇道理、老身央及娘
子、在這裡做生活、如何交娘子、倒出錢、婆子的酒食、不到
吃傷了哩、那婦人道、却是拙夫、分付奴來、若是乾娘見外
時、只是將了家去做、還乾娘便了、那婆子聽了道、大郎直
恁地曉事、既然娘子這般說時、老身且收下、這婆子生怕
打攪了事、自又添錢去買好酒好食來、慇懃相待、看官聽
說、但凡世上婦人、絲你十分精細、被小意見、縱十箇九箇

着了道兒。這婆子安排了酒食點心，和那婦人吃了，再縫了一歇，看看晚來，千恩萬謝歸去了。話休絮煩。第三日早飯後，王婆只張武大出去了，便走過後門首，叫道：「娘子，老身大膽，那婦人從樓上應道：『奴却待來也。』」兩箇廝見了，來到王婆房裡坐下，取過生活來縫。那婆子點茶來吃，自不必說。婦人看看縫到晌午前，後却說：「西門慶也○好○一○等○了○不到此日，打選衣帽齊齊整整，身邊帶着三五兩銀子，手拿着洒金川扇兒，搖搖擺擺，逕往紫石街來。到王婆門首，便咳嗽道：「王乾娘，連日如何不見？那婆子瞧科，便應道：「兀的誰叫老娘？」西門慶道：「是我。」那婆子趕出來看了，笑道：「我只道是誰。」

原來是大官人你。來得正好。且請入屋裡去看。一看。把西
門慶袖子只一拖。拖進房裡來。對那婦人道。這箇便是與
老身衣料。施主官人。西門慶睜眼。看着那婦人。雲鬟疊翠。
粉面生春。上穿白布衫兒。桃紅裙子。藍比甲。正在房裡做
衣服。見西門慶過來。便把頭低了。這西門慶連忙向前屈
身唱喏。那婦人隨即放下生活。還了萬福。王婆便道。難得
官人與老身。段疋紬絹。放在家一年。有餘。不曾做得。虧殺
隣家這位娘子。出手與老身。做成全了。真箇是布機也似
針線。縫的又好。又密。真箇難得。大官人你過來。且看一看。
西門慶拿起衣服。來看了一面。喝采。口裡道。這位娘子。傳

得這等好針指、神仙一般的手段。那婦人低頭笑道：「官人休笑話。」西門慶故問王婆道：「乾娘，不敢動問，這位娘子是誰家宅上的娘子？」王婆道：「你猜。」西門慶道：「小人如何猜得着？」王婆哈哈笑道：「大官人，你請坐，我對你說了罷。」那西門慶與婦人對面坐下。那婆子道：「好交大官人得知罷。你那日屋簷下走，打得正好。」西門慶道：「就是那日在門首叉竿打了我，倒不知是誰宅上娘子。」婦人分外把頭低了一低，笑道：「那日奴悞冲撞官人，休怪。」西門慶連忙應道：「小人不。」不敢。王婆道：「就是這位，却是間壁武大娘子。」西門慶道：「原來如此。」小人失瞻了。王婆因望婦人說道：「娘子，你認得這。」



位官人麼。婦人道不認得。婆子道：「這位官人便是本縣裡一箇財主，知縣相公也。和他來往，叫做西門大官人。家有萬萬貫錢財，在縣門前開生藥舖。家中錢過北斗，米爛成倉，黃的是金，白的是銀，圓的是珠，放光的是寶，也有犀牛頭上角，大象口中牙。他家大娘子也是我說的媒，是吳千戶家小姐，生得百伶百俐。因問大官人怎的不過貧家吃茶。西門慶道：「便是家中連日小女有人家定了，不得開來。」婆子道：「大姐有誰家定了？怎的不請老身去說媒？」西門慶道：「被東京八十萬禁軍楊提督親家陳宅定了。他兒子陳敬濟纔十七歲，還上學堂，不是也請乾娘說媒。他那邊有

了箇文嫂兒來討帖兒，俺這裡又使常在家中走的賣翠花的薛嫂兒同做保山說此親事，乾娘若肯去，到明日下小茶，我使人來請你。婆子哈哈笑道：老身哄大官人耍子，俺這媒人們都是狗娘養下來的，他們說親時又沒我做成的熟飯兒，怎肯搭上老身一分。常言道：當行厭當行，到明日娶過了門時，老身胡亂三朝五日，拿上些人情去走走，討得一張半張桌面，到是正經。怎的好和人鬪氣，兩箇一遞一句說了一回。婆子只顧誇獎西門慶口裡假嘈，那婦人便低了頭縫針線。

水性從來是女流

背夫常與外人偷

金蓮心愛西門慶

淫蕩春心不自繇

西門慶見金蓮有幾分情意歡喜，恨不得就要成雙。王婆便去點兩盞茶來，遞一盞與西門慶，一盞與婦人。說道：娘子相待官人吃些茶旋。又看着西門慶把手在臉上摸一摸。西門慶已知有五分光了。自古風流茶說合，酒是色媒人。王婆便道：大官人不來，老身也不敢去宅上相請。一者緣法撞遇，二者來得正好。常言道：一客不煩二主。大官人便是出錢的，這位娘子便是出力的。虧殺你這兩位施主。不是老身路岐相煩，難得這位娘子在這裡。官人好與老身做箇主人，拿出些銀子買些酒食來，與娘子澆澆手。如

身不動處
正是心動
處

何西門慶道：「小人也見不到這裡，有銀子在此，便向茄袋裡取出來，約有一兩一塊，遞與王婆交備辦酒食。」那婦人便道：「不消生受口裡說着，恰不動身。」王婆接了銀子，臨出門，便道：「有勞娘子相陪。」大官人坐一坐，我去就來。」那婦人道：「乾娘免了罷，却亦不動身。」王婆便出門去了，丟下西門慶和那婦人在屋裡。這西門慶一雙眼，不轉睛，只看着那婦人。那婆娘也把眼來偷睃。西門慶又低着頭，做生活，不多時，王婆買了見成肥鵝、燒鴨、熟肉、鮮鮓、細巧菓子歸來，盡把盤碟盛了，擺在房裡桌子上。看那婦人道：「娘子且收拾過生活，吃一盃兒酒。」那婦人道：「你自陪大官人吃，奴却

不當那婆子道正是專與娘子澆手如何却說這話一面
將盤饌却擺在面前三人坐下把酒來斟西門慶拿起酒
盞來道乾娘相待娘子滿飲幾盃婦人謝道奴家量淺吃
不得王婆道老身知得娘子洪飲且請開懷吃兩盞兒那
婦人一面接酒在手向二人各道了萬福西門慶拿起筋
來說道乾娘替我勸娘子些菜兒那婆子揀好的遞將過
來與婦人吃一連斟了三巡酒那婆子便去盪酒來西門
慶道小人不取動問娘子青春多少婦人低頭應道二十
五歲西門慶道娘子到與家下賤內同庚也是庚辰屬龍
的他是八月十五日子時婦人又回應道將天比地折殺

奴家王婆便插口道好箇精細的娘子百伶百俐又不枉
了做得一手好針線諸子百家雙陸象棋拆牌道字皆通
一筆好寫西門慶道却是那裡去討王婆道不是老身說
是非大官人宅上有許多那裡討得一箇似娘子的西門
慶道便是這等一言難盡只是小人命薄不曾招得一箇
好的在家裡王婆道大官人先頭娘子須也好西門慶道
休說我先妻若在時却不恁的家無主屋倒豎如今身邊
枉自有三五七口人吃飯都不管事婆子嘈道連我也忘
了沒有大娘子得幾年下西門慶道說不得小人先妻陳
氏雖是微末出身却倒百伶百俐是件都替的我如今不

語俱有意

如此情
意較武二官
何如

幸他沒了，已過三年來，今繼娶這箇賤累，又常有疾病，不
管事，家裡的勾當，都七顛八倒，爲何小人只是走了出來，
在家裡時，便要嘔氣。婆子道：「大官人休怪我直言，你先頭
娘子，并如今娘子，也沒這大娘子這手針線，這一表人物，
西門慶道：「便是房下們，也沒這大娘子一般兒風流。」那婆
子笑道：「官人你養的外宅，東街上住的，如何不請老身去
吃茶？」西門慶道：「便是唱慢曲兒的張惜春，我見他是路岐
人，不歡喜。」婆子又道：「官人你和勾欄中李嬌兒，却長久，西
門慶道：「這箇人見今已娶在家裡，若得他會當家時，自冊
正了他。」王婆道：「與卓二姐却相交得好。」西門慶道：「卓丟兒

遠在千里
近只日前

別要說起我也娶在家做了第三房近來得了箇細疾却
又沒了婆子道耶嚶耶嚶若有似大娘子這般中官人意
的來宅上說不妨事麼西門慶道我的爹娘俱已沒了我
自主張誰敢說箇不字王婆道我自說要急切便那裡有
這般中官人意的西門慶道做甚麼便沒只恨我夫妻緣
分上薄自不撞着哩西門慶和婆子一遞一句說了一回
王婆道正好吃酒却又沒了官人休怪老身差撥買一瓶
兒酒來吃如何西門慶便向茄袋內還有三四兩散銀子
都與王婆說道乾娘你拿了去要吃時只顧取來多的乾
娘便就收了那婆子謝了起身睨那粉頭時三鍾酒下肚

哄動春心。又自兩箇言來語去。都有意了。只低了頭不起身。正是

眼意眉情卒未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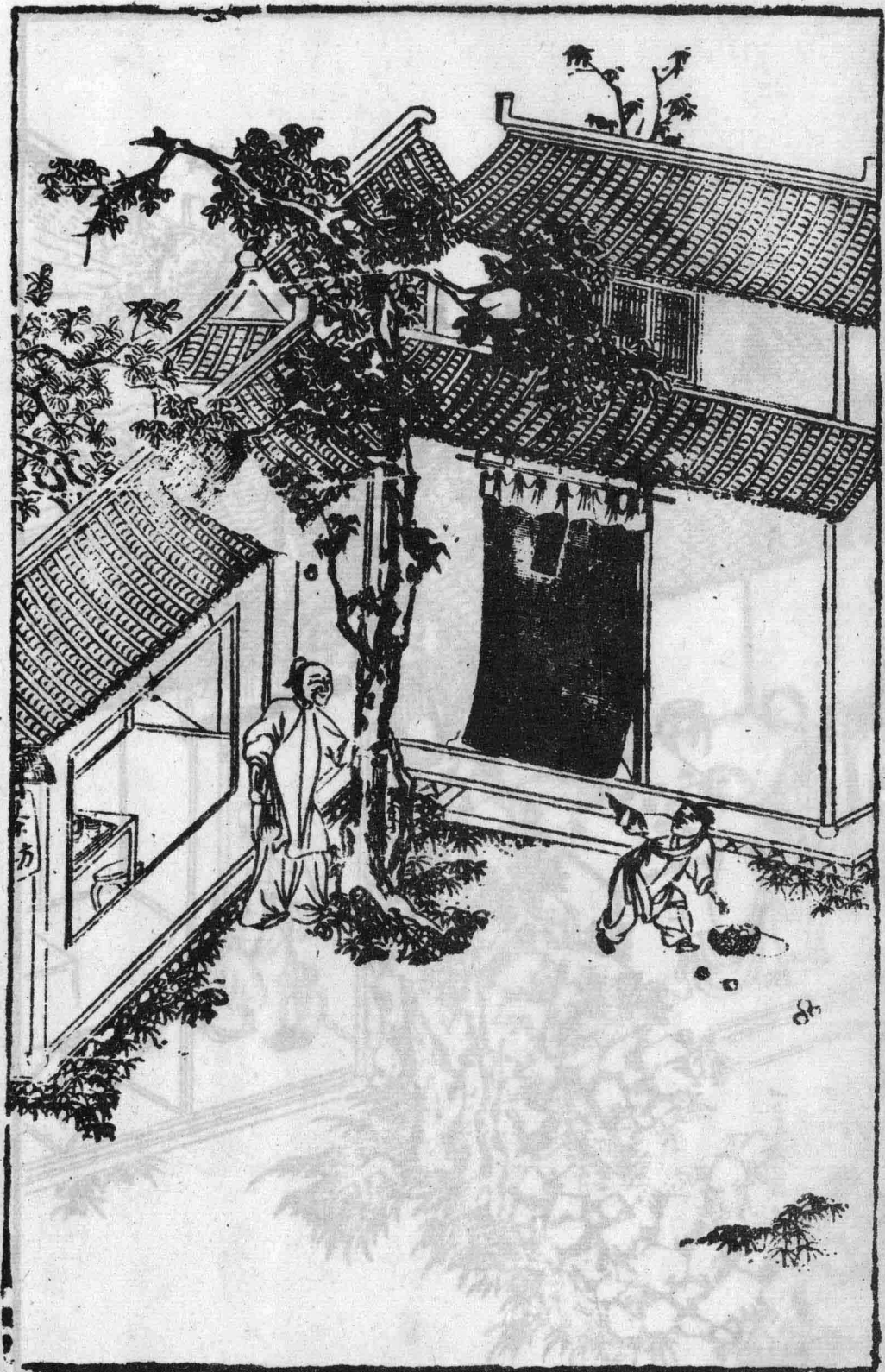
姻緣相奏遇風流

王婆貪賄無他技

一味花言巧舌頭

... (faint, illegible vertical text columns) ...





開茶坊鄆哥義憤

第四回

赴巫山潘氏幽歡
開茶坊鄆哥義憤

詩曰

璇閨綉戶斜光入
千金女兒倚門立

橫波美目雖後來
羅襪遙遙不相及

聞道今年初避人
珊珊鏡掛長隨身

願得侍兒為道意
後堂羅帳一相親

話說王婆拿銀子出門，便向婦人滿面堆下笑，來說道：老

身去那街上取瓶兒酒來，有勞娘子相待，官人坐一坐，壺

裡有酒，没便再篩兩盞兒，且和大官人吃着，老身直去縣

東街那裡有好酒買一明放一瓶來，有好一歇兒耽閣。婦人聽了，說乾娘休要去。奴酒多不用了。婆子便道：「阿呀，娘子大官人，又不是別人，沒事相陪吃一盞兒，怕怎的？」婦人口裡說不用了，坐着却不動身。婆子一面把門拽上，用索兒拴了，倒關他二人在屋裡當路坐了，一頭然着績。這婦人見王婆去了，倒把椅兒扯開一邊坐着，却只偷眼睨看西門慶坐在對面，一徑把那雙涎瞪瞪的眼睛看着他，便又問道：「却纔到，忘了問得娘子尊姓？」婦人便低着頭，帶笑的回道：「姓武，西門慶故做不聽得，說道姓堵。那婦人却把頭又別轉着，笑着低聲說道：『你耳聾又不聾，西門慶笑道：『呀，忘了。』』」

正是姓武。只是俺清河縣姓武的却少。只有縣前一箇賣

炊餅的三寸丁。姓武叫做武大郎。敢是娘子一族麼。婦人

聽得此言。便把臉通紅了。一面低着頭。微笑道。便是奴的

丈夫。西門慶聽了。半日不做聲。呆了臉。假意失聲道。屈婦

人。一面笑着。又斜駭瞅他一眼。低聲說道。你又沒冤枉事。怎

的叫屈。西門慶道。我替娘子叫屈哩。却說西門慶口裡娘

子長。娘子短。只顧白噴。這婦人一面低着頭。弄裙子兒。又

一回咬着衫袖口兒。咬得袖口兒格格駁駁的响。要便斜

溜他一眼兒。只見這西門慶推害熱。脫了上面綠紗褶子。

道。央煩娘子替我搭在乾娘護炕上。這婦人只顧咬着袖

寫情處讀
者竟飛况
身親之者
手

句句推辭
句句揀撥
不經人不
死也

金瓶梅

兒○別○轉○着○不○接○他○的○低○聲○笑○道○自○手○又○不○折○怎○的○支○使○人○
西○門○慶○笑○着○道○娘○子○不○與○小○人○安○放○小○人○偏○要○自○己○安○放○
一○面○伸○手○隔○桌○子○搭○到○床○炕○上○去○却○故○意○把○桌○上○一○拂○拂○
落○一○隻○筋○來○却○也○是○姻○緣○湊○着○那○隻○筋○兒○剛○落○在○金○蓮○裙○
下○西○門○慶○一○面○斟○酒○勸○那○婦○人○婦○人○笑○着○不○理○他○他○却○又○
待○拿○筋○子○起○來○讓○他○吃○菜○兒○尋○來○尋○去○不○見○了○一○隻○這○金○
蓮○一○面○低○着○頭○把○脚○尖○兒○踢○着○笑○道○這○不○是○你○的○筋○兒○西○
門○慶○聽○說○走○過○金○蓮○這○邊○來○道○原○來○在○此○蹲○下○身○去○且○不○
拾○筋○便○去○他○綉○花○鞋○頭○上○只○一○捏○那○婦○人○笑○將○起○來○說○道○
怎○這○的○囉○哩○我○要○叫○起○來○哩○西○門○慶○便○雙○膝○跪○下○說○道○娘

子可憐小人則箇一面說着、一面便摸他褲子、婦人又開
手道你這歪廝纏人、我却要大耳刮子打的呢、西門慶笑
道娘子打死了小人也得箇好處、于是不繇分說、抱到王
婆床炕上、脫衣解帶、共枕同歡、却說這婦人自從與張大
戶拘搭、這老兒是軟如鼻涕、膿如醬的一件東西、幾時得
箇爽利、就是嫁了武大、看官試想三寸丁的物事能有多
少力量、今番遇了西門慶、風月久慣、本事高強的、如何不
喜、但見

交頸鴛鴦戲水、並頭鸞鳳穿花、喜孜孜連理枝生、美甘
甘同心帶結、一箇將朱唇緊貼、一箇將粉臉斜偎、羅襪

高挑肩膊上露兩彎新月金釵斜墜枕頭邊堆一朶烏
雲誓海盟山搏弄得千般嬌妮羞雲怯雨揉搓的萬種
妖嬈恰恰鶯聲不離耳畔津津甜唾笑吐舌尖楊柳腰
脉脉春濃櫻桃口微微氣喘星眼朦朧細細汗流香玉
顆酥胸蕩漾涓涓露滴牡丹心直饒匹配眷姻諧真箇
偷情滋味美

當下二人雲雨纔罷正欲各整衣襟只見王婆推開房門
入來大驚小怪拍手打掌低低說道你兩箇做得好事西
門慶和那婦人都吃了一驚那婆子便向婦人道好呀好
呀我請你來做衣裳不曾交你偷漢子你家武大郎知須

從來首事者每能爲局外之談此寫生手也較原本徑庭矣讀者詳之

連累我，不若我先去對武大說去，回身便走。那婦人慌的扯住他裙子，紅着臉，低了頭，只說得一聲乾娘饒恕。王婆便道：你們都要依我一件事，從今日爲始，瞞着武大，每日休要失了大官人的意，早叫你早來，晚叫你晚來，我便罷休。若是一日不來，我便就對你武大說。那婦人羞得要不住的，再說不出來。王婆催逼道：却是怎的，快些回覆我婦人。藏轉着頭，低聲道：來便是了。王婆又道：西門大官人，你自不用老身說得這十分好事，已都完了，所許之物不可失信。你若負心，我也對武大說。西門慶道：乾娘放心，並不失信。婆子道：你每二人出語無憑，要各人留下件表記，拿

王婆此時俱出金蓮大回番相

作者傳神
處宜玩

着纔見真情。西門慶便向頭上拔下一根金頭簪來，插在婦人雲髻上。婦人除下來袖了，恐怕到家武大看見，疑婦人便不肯拿甚的出來，却被王婆扯着袖子一掏，掏出一條杭州白縐紗汗巾，掠與西門慶收了。三人又吃了幾杯酒，已是下午時分，那婦人起身道：「奴回家去罷。」便丟下王婆與西門慶，撻過後門歸來，先去下了簾子。武大恰好進門，且說王婆看着西門慶道：「好手段麼？」西門慶道：「端的虧了乾娘，真好手段。」王婆又道：「這雌兒風月如何？」西門慶道：「色系子女不可言。」婆子道：「他房裡彈唱姐兒出身，甚麼事兒不久慣知道。」還虧老娘把你兩箇生扭做夫妻，強撮

子可憐

成配你所許老身東西休要忘了西門慶道我到家便取
銀子送來王婆道眼望旌捷旗耳聽好消息不要交老身
棺材出了討挽歌郎錢西門慶一面笑着看街上無人帶
上眼紗去了不在話下到次日又來王婆家討茶吃王婆
讓坐連忙點茶來吃了西門慶便向袖中取出一錠十兩
銀子來遞與王婆但凡世上人錢財能動人意那婆子黑
眼睛見了雪花銀子一面歡天喜地收了一連道了兩箇
萬福說道多謝大官人布施因向西門慶道這咱晚武大
還未出門待老身往他家推借瓢看一看一面從後門撻
過婦人家來婦人正在房中打發武大吃飯聽見叫門問

布施二字
爲此輩口
頭禪者不
少

迎兒是誰迎兒道是王奶奶來借瓢婦人連忙迎將出來
 道乾娘有瓢一任拿去且請家裡坐婆子道老身那邊無
 人因向婦人使手勢婦人就知西門慶來了婆子拿瓢出
 了門一力攬掇武大吃了飯挑担出去了先到樓上從新
 粧點換了一套艷色新衣分付迎兒好生看家我往你王
 奶家坐一坐就來若是你爹來時就報我知道若不聽我
 說打下你這箇小賤人下截來迎兒應諾不題婦人一面
 走過王婆茶坊裡來正是

合歡桃杏春堪笑

心○裡○原○來○別○有○仁○

有詞單道這雙關二意

這瓢是瓢，口兒小，身子兒大，你幼在春風棚上，恁兒高
到大來人難要他，怎肯守定顏回，甘貧樂道，專一趁東
風，水上漂，也曾，在馬房裡餵料，也曾，在茶房裡來叫，如
今美得許繇，也不要，赤道，黑洞，洞葫蘆中賣的，甚麼藥。
那西門慶見婦人來了，如天上落下來一般，兩箇並肩，疊
股而坐，王婆一面點茶來吃了，因問昨日歸家，武大沒問
甚麼，婦人道，他問乾娘衣服，做了不曾，我說道衣服，做了，
還與乾娘做送終鞋襪，說畢，婆子連忙安排上酒來，擺在
房內，二人交盃暢飲，這西門慶仔細端詳那婦人，比初見
時，越發標致，吃了酒粉面上，透出紅白來，兩道水鬢，描畫

的長長的，端的平欺神仙，賽過嫦娥。

動人心，紅白肉色，堪人愛。可意裙釵，裙拖着翡翠紗衫，袖挽泥金帶，喜孜孜寶髻斜歪。恰便是月裡嫦娥下世來，不枉了千金也難買。

右調沉醉東風

西門慶誇之不足，擡在懷中，掀起他裙來，看見他一對小脚，穿着老鴉段子鞋兒，恰剛半撮心中，甚喜。一遞一口與他吃酒，嘲問話兒。婦人因問西門慶貴庚，西門慶告他說：二十七歲。七月二十八日子時生。婦人問家中幾位娘子。西門慶道：除下拙妻，還有三四箇身邊人，只是沒一箇

中我意的婦人又問幾位哥兒，西門慶道：「只是一箇小女，早晚出嫁，並無娃兒。」西門慶嘲問了一回，向袖中取出銀穿心金裹面，盛着香茶、木樨餅兒來，用舌尖遞送與婦人。兩箇相撲相抱，嗚啞有聲。那婆子只管往來拿菜、篩酒，那裡去管他閑事。絲着二人在房內做一處取樂，頑耍少頃，吃得酒濃，不覺哄動春心。西門慶色心輒起，露出腰間那話，引婦人纖手捫弄。原來西門慶自幼常在三街四巷養婆娘，根下猶帶着銀打就藥煮成的托子，那話煞甚長大，紅赤赤，黑鬚直豎豎，堅硬好箇東西。

一物從來六寸長，
有時柔軟有時剛。

語俗然豈
之可入俗
取

軟如醉漢東西倒、硬似風僧上下狂。

出牝入陰爲本事、腰州臍下作家鄉。

天生二子隨身便、曾與佳人鬪幾場。

少頃婦人脫了衣裳、西門慶摸見牝戶上並無毳毛。猶如
白馥馥、鼓蓬蓬、發醉的饅頭軟、濃濃紅縐縐、出籠的果餡。
真箇是千人愛、萬人貪、一件美物。

溫緊香乾口賽蓮、能柔能軟最堪憐。

喜時吐舌開顏笑、困便隨身貼股眠。

內褙縣裡爲家業、薄草涯邊是故園。

若遇風流輕俊子、等閒戰鬪不開言。

話休饒舌，那婦人自當日為始，每日楚過王婆家來，和西門慶做一處，恩情似漆，心意如膠。自古道：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不到半月之間，街坊鄰舍都曉的了，只瞞着武大一箇不知，正是

自知本分為活計，那曉防奸革弊心。

話分兩頭，且說本縣有箇小的，年方十五六歲，本身姓喬，因為做軍在鄆州生養的，取名叫做鄆哥。家中止有箇老爹，年紀高大，那小廝生得乖覺，自來只靠縣前這許多酒店裡賣些時新菓品，時常得西門慶賚發他些盤纏，其日正尋得一籃兒雪梨，提着遶街尋西門慶，又有一等多口

物盡則至
入之室高
則鬼瞰之
樂極悲生
鄆哥亦天
之所使

人說鄆哥你要尋他我教你一箇去處鄆哥道起動老叔
教我那去尋他的是那多口的道我說與你罷西門慶刮
刺上賣炊餅的武大老婆每日只在紫石街王婆茶坊裡
坐的這咱晚多定只在那裡你小孩子家只故撞進去不
妨那鄆哥得了這話謝了那人提了籃兒一直往紫石街
走來逕奔入王婆茶坊裡去却好正見王婆坐在小橈兒
上績線鄆哥把籃兒放下看着王婆道乾娘聲喏那婆子
問道鄆哥你來這裡做甚麼鄆哥道要尋大官人賺三五
十錢養活老爹婆子道甚麼大官人鄆哥道情知是那箇
便只是他那箇婆子道便是大官人也有箇姓名鄆哥道

小賊

便是兩箇字的。婆子道甚麼兩箇字的。鄆哥道乾娘只是
要作耍。我要和西門大官人說句話兒。望裡便走。那婆子
一把揪住道。這小猴子那裡去。人家屋裡各有內外。鄆哥
道。我去房裡便尋出來。王婆罵道。舍鳥小囚兒。我屋裡那
討甚麼。西門大官。鄆哥道。乾娘不要獨自吃。也把些汁水
與我呷一呷。我有甚麼不理會得。婆子便罵你。那小囚攬
的理會得甚麼。鄆哥道。你正是馬蹄刀木杓裡切菜。水泄
不漏。直要我說出來。只怕賣炊餅的哥哥發作。那婆子吃
他這兩句道着他真病。心中大怒。喝道。舍鳥小猢猻也來。
老娘屋裡放屁。鄆哥道。我是小猢猻。你是馬伯六。做牽頭。

罵的直恁
痛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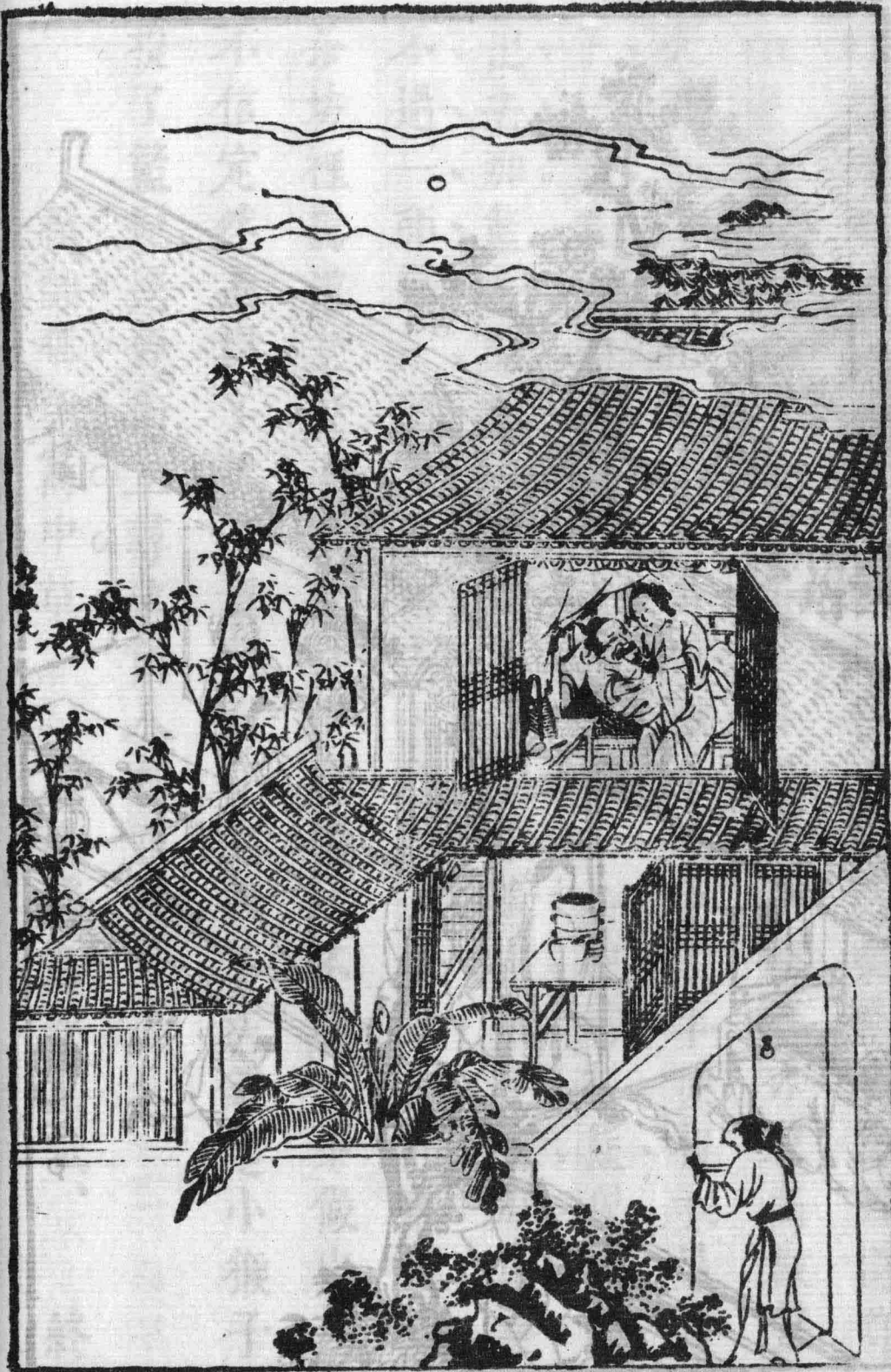
好看

的老狗肉。那婆子揪住鄆哥，鑿上兩箇栗暴。鄆哥叫道：你做甚麼便打我婆子？罵道：賊合娘的小猢猻，你敢高做聲。大耳刮子打出你去。鄆哥道：賊老咬虫，沒事便打我。這婆子一頭叉，一頭大栗暴，直打出街上去，把雪梨籃兒也丟出去。那籃雪梨四分五落，滾了開去。這小猴子打那虔婆，不過一頭罵，一頭哭，一頭走，一頭銜上拾梨兒，指着王婆茶坊裡罵道：老咬虫，我交你不要慌，我不與他不做出來。不信，定然遭塌了你這場門面，交你賺不成錢。這小猴子提了籃兒，逕奔街上尋這箇人，却正是

掀翻狐兔窩中草。

驚起鸞鴛沙上眠。終





飲鴆藥武大遭殃

第五回

捉奸情鄆哥定計

飲醜藥武大遭殃

詩曰

叅透風流二字禪

好姻緣是惡姻緣

痴心做處人人愛

冷眼觀時箇箇嫌

野草閑花休採折

真姿勁質自安然

山妻稚子家常飯

不害相思不損錢

話說當下鄆哥被王婆打了、心中正沒出氣處、提了雪梨
籃兒、一逕奔來街上尋武大郎、轉了兩條街、只見武大挑
着炊餅担兒、正從那條街過來、鄆哥見了、立住了脚、看着

善說不如
善激

武大道這幾時不見你吃得肥了武大歇下担兒道我只
是這等模樣有甚吃得肥處鄆哥道我前日要糶些麥稈
一地里沒糶處人都道你屋裡有武大道我屋裡並不養
鵝鴨那裡有這麥稈鄆哥道你說沒稈麥怎的賺得你恁
肥。膀。膀。的。便。儼。倒。提。你。起。來。也。不。妨。煮。你。在。鍋。裡。也。沒。氣。
武大道小囚兒倒罵得好我的老婆又不偷漢子我如
何是鴨鄆哥道你老婆不偷漢子只偷子漢武大扯住鄆
哥道還我主兒來鄆哥道我笑你只會扯我却不要咬下
他左邊的來武大道好兄弟你對我說是誰我把十箇炊
餅送你鄆哥道炊餅不濟事你只做箇東道我吃三五便

說與你、武大道、你會吃酒、跟我來、武大挑了担兒、引着鄆哥、到箇小酒店裡歇下、担兒、拿幾箇炊餅、買了些肉、討了一、錠酒、請鄆哥吃着、武大道、好兄弟、你說與我、則箇鄆哥道、且不要慌、等我一發吃完了、却說與你、你却不要氣苦、我自幫你打捉、武大看那猴子吃了酒肉、你如今却說與我、鄆哥道、你要得知、把手來摸我頭上的肱膊、武大道、却怎地來、有這肱膊、鄆哥道、我對你說、我今日將這監雪梨去尋西門大官、一地里沒尋處、街上有人道、他在王婆茶坊裡來、和武大娘子拘搭上了、每日只在那裡行走、我指望見了他、撰他三五十文錢、使耐耐王婆那老猪狗、不放

我去房裡尋他，大栗暴打出我來。我特地來尋你，我方纔把兩句話來激你。我不激你時，你須不來問我。武大道：「真箇有這等事？」鄆哥道：「又來了。我道你這般屁鳥人，那厮兩箇落得快活，只專等你出來，便在王婆房裡做一處。你問道真箇也是假？難道我哄你不成？」武大聽罷，道：「兄弟，我實不瞞你說。我這婆娘每日去王婆家裡做衣服，做鞋腳歸來，便臉紅。我先妻丟下箇女孩兒，朝打暮罵，不與飯吃。這兩日有些精神錯亂，見了我不做歡喜。我自也有些疑忌，在心裡。這話正是了。我如今寄了担兒，便去捉奸。如何？」鄆哥道：「你老大一條漢，元來沒些見識。那王婆老狗，什麼利

此兒大有
作用然亦
多事

害怕人的人你如何出得他手他二人也有箇暗號兒見
你入來拿他他把你老婆藏過了那西門慶須了得打你
這般二十箇若捉他不着反吃他一頓好拳頭他又有錢
有勢反告你一狀子你須吃他一場官司又没人做主乾
結果了你性命武大道兄弟你都說得是我却怎的出得
這口氣鄆哥道我吃那王婆打了也沒出氣處我教你一
着今日歸去都不要發作也不要說只自做每日一般明
朝便少做些炊餅出來賣我自在巷口等你若是見西門
慶入去時我便來叫你你便挑着担兒只在左近等我我
先去惹那老狗他必然來打我我先把籃兒丟出街心來

你却捨入我便一頭頂住那婆子你便奔入房裡去叫起
屈來此計如何武大道既是如此却是虧了兄弟我有兩
貫錢我把你去你到明日早早來紫石街巷口等我鄆哥
得了錢并幾箇炊餅自去了武大還了酒錢挑了担兒自
去賣了一遭歸去原來這婦人往常時只是罵武大百般
的欺負他近日來也自知無禮只得窩盤他些箇當晚武

亦難自反

大挑了担兒歸來也是和往日一般並不題起別事那婦
人道大哥買盞酒吃武大道却纔和一般經紀人買了三
盞吃了那婦人便安排晚飯與他吃了當晚無話次日飯
後武大只做三兩扇炊餅安在担兒上這婦人一心只想

王婆老矣
戒之在得

着西門慶那裡來理會武大的做多做少當日武大挑了担兒自出去做買賣這婦人巴不的他出去了便蹚過王婆茶坊裡來等西門慶且說武大挑着担兒出到紫石街巷口迎見鄆哥提着籃兒在那裡張望武大道如何鄆哥道還早些箇你自去賣一遭來那廝七八也將來也你只在左近處伺候不可遠去了武大雲飛也似去賣了一遭兒回來鄆哥道你只看我籃兒拋出來你便飛奔入去武大把担兒寄下不在話下却說鄆哥提着籃兒走入茶坊裡來向王婆罵道老猪狗你昨日爲甚麼便打我那婆子舊性不改便跳身起來喝道你這小猢猻老娘與你無干

有心哉

且又全以
血氣用事
宜乎其敗
也

變起倉卒

你如何又來罵我，也 鄆哥道：便罵你這馬伯六，做牽頭的老狗肉，直我鬚鬚，那婆子大怒，揪住鄆哥，便打鄆哥，叫一聲：你打我，把那籃兒丟出當街上來，那婆子却待揪他，被這小猴子叫一聲，你打時，就打王婆腰裡帶箇住，看着婆子小肚上，只仔細看一頭撞將去，險些兒不跌倒，却得壁子碍住，不倒，那猴子死命頂在壁上，只見武大從外裸起衣裳，大踏步直搶入茶坊裡來，那婆子見是武大來得甚急，待要走去阻當，却被這小猴子死力頂住，那裡肯放，婆子只叫得武大來也，那婦人正和西門慶在房裡做手脚，不迭先奔來頂住了門，這西門慶便鑽入床下躲了，武大搶到房門

語云能搏
猛虎不能
不變色于
蜂蠶理固
然也

首用手推那房門時，那裡推得開口，裡只叫做得好事。那婦人頂着門，慌做一團口裡便說道：你開常時只好鳥嘴，賣弄殺好拳棒，臨時便沒些用兒，見了紙虎兒也嚇一交。那婦人這幾句話，分明叫西門慶來打武大，奪路走。西門慶在床底下聽了婦人這些話，提醒他這箇念頭，便鑽出來說道：不是我沒本事，一時間沒這智量，便來拔開門，叫聲不要來，武大却待揪他，被西門慶早飛起腳來，武大矮小，正踢中心窩，撲地望後便倒了。西門慶打開裡一直走了，鄆哥見勢頭不好，也撇了王婆撒開跑了。街坊隣舍都知道西門慶了得，誰敢來管事。王婆當時就地，下扶起武

大來見他口裡吐血、面皮蠟渣也似黃了、便叫那婦人出
來、昏碗水來救得甦醒、兩箇上下肩攬着、便從後門歸到
家中樓上去、安排他床上睡了、當夜無話、次日西門慶打
聽得沒事、依前自來王婆家和這婦人頑耍、只指望武大
自死、武大一病五日不起、更兼要湯不見、要水不見、每日
叫那婦人又不應、只見他濃粧艷抹了、出去歸來、便臉紅
小女迎兒、又吃婦人禁住、不得向前、嚇道、小賤人你不對
我說、與了他水吃、都在你身上、那迎兒見婦人這等說、怎
敢與武大一點湯水吃、武大幾遍只是氣得發昏、又没人
來采問、一日武大叫老婆過來、分付他道、你做的勾當、我

親手捉着你姦，你倒挑撥姦夫，踢了我心。至今求生不生，求死不死。你們却自去快活，我死自不妨。和你們爭執，不得了。我兄弟武二，你須知他性格，倘或早晚歸來，他肯干休。你若肯可憐我，早早扶得我好了，他歸來時，我都不提起。你若不看顧我時，待他歸來，却和你們說話。這婦人聽了，也不回言，却覘過王婆家來。一五一十，都對王婆和西門慶說了。那西門慶聽了這話，似提在冷水盆內一般。說道：「苦也。我須知景陽崗上打死大虫的武都頭，我如今却和娘子眷戀日久，情孚意合，拆散不開。據此等說時，正是怎生得好，却是苦也。」王婆冷笑道：「我倒不曾見你是箇把。」

舵的，我是箇撐船的，我倒不慌，你倒慌了手脚。西門慶道：我枉自做箇男子漢，到這般去處，却擺布不開，你有甚麼主見，遮藏我們則箇。王婆道：既要我遮藏你們，我有一條計，你們却要長做夫妻，短做夫妻。西門慶道：乾娘，你且說如何是長做夫妻，短做夫妻。王婆道：若是短做夫妻，你們就今日便分散，等武大將息好了起來，與他陪了話，武二歸來，都沒言語，待他再差使出去，却又來相會，這是短做夫妻。你們若要長做夫妻，每日同在一處，不耽驚受怕，我却有這條妙計，只是難教你們。西門慶道：乾娘，周旋了我們則箇，只要長做夫妻。王婆道：這條計用着件東西，別人

家裡都沒天生天化大官人家裡却有西門慶道便是要我
的眼睛也剗來與你却是甚麼東西王婆道如今這搗
子病得重趁他狼狽好下手大官人家裡取些砒霜却交
大娘子自去贖一帖心疼的藥來却把砒霜下在裡面把
這矮子結果了。一把火燒得乾乾淨淨沒了踪跡便是武
二回來他待怎的自古道幼嫁從親再嫁緣身小叔如何
管得暗地裡事半年一載等待夫孝滿日大官人娶到家
去這不是長遠夫妻諧老同歡此計如何西門慶道乾娘
此計甚妙自古道欲求生快活須下死工夫罷罷罷一不
做二不休王婆道可知好哩這是剪草除根萌芽不發大

可殺

官人往家去快取此物來我自教娘子下手事了時却要
重重謝我西門慶道這箇自然不消你說

雲情雨意兩綢繆
戀色迷花不肯休

畢竟人生如泡影
何須死下殺人謀

且說西門慶去不多時包了一包砒霜遞與王婆收了這

婆子看着那婦人道大娘子我教你下藥的法兒如今武

大不對你說教你救活他你便乘此把些小意兒貼戀他

他若問你討藥吃時便把這砒霜調在心疼藥裡待他一

覺身動你便把藥灌將下去他若毒氣發時必然腸胃逆

斷大叫一聲你却把被一蓋不要使人聽見緊緊的按住

劊子手無
此毒腸老
好百剝不
願矣

被角預先燒下一鍋湯，煮着一條抹布。他那藥發之時，必然七竅內流血，口唇上有牙齒咬的痕跡。他若放了命，你便揭起被來，却將煮的抹布，只一指都揩沒了血跡。便入

有何好處

在材裡，扛出去燒了，有甚麼不了事。那婦人道：「好却是好。」

可恨可恨

只是奴家手軟，臨時安排不得屍首。婆子道：「這箇易得，你那邊只敲壁子，我自過來幫扶你。」西門慶道：「你們用心整理，明日五更我來討話說罷。」自歸家去了。王婆把這砒霜，用手捻為細末，遞與婦人，將去藏了。那婦人回到樓上看，着武大一絲沒了兩氣，看看待死。那婦人坐在床邊假哭。武大道：「你做甚麼來哭？」婦人拭着眼淚道：「我的一時間不。」

讀此而不
髮指心裂

者非情也

是吃那西門慶局騙了、誰想脚踢中了你心、我問得一處、
 有好藥、我要去贖來醫你、又怕你疑忌、不敢去取、武大道、
 你救我活無事了一筆都勾武二來家亦不提、起你快去
 贖藥來救我則箇、那婦人拿了銅錢、逕來王婆家裡坐地
 却教王婆贖得藥來、把到樓上交武大看了、說道這帖心
 疼藥太醫交你半夜裡吃了、倒頭一睡、蓋一兩床被、發些
 汗、明日便起得來、武大道却是好也、生受大嫂今夜醒睡
 些、半夜調來我、吃那婦人道、你放心睡、我自扶持你、看看
 天色黑了、婦人在房裡點上燈、下面燒了大鍋湯、拿了一
 方抹布、煮在鍋裡、聽那更鼓時、却正好打三更、那婦人先

把砒霜傾在盞內，却盪一碗白湯，把到樓上，叫聲大哥，藥在那裡？武大道：在我蓆子底下枕頭邊，你快調來我吃。那婦人揭起蓆子，將那藥料在盞子裡，將白湯沖在盞內，把頭上銀簪兒只一攪，調得勻了，左手扶起武大，右手把藥便灌。武大呷了一口，說道：大嫂，這藥好難吃。那婦人道：只要他醫得病好，管甚麼難吃。武大再呷第二口時，被這婆娘就勢只一灌，一盞藥都灌下喉嚨去了。那婦人便放倒武大，慌忙跳下床來。武大哎了一聲，說道：大嫂，吃下這藥去，肚裏倒疼起來。苦呀，苦呀，倒當不得了。這婦人便去腳後扯過兩床被來，沒頭沒臉，只顧蓋武大，叫道：我也氣悶。

當、好、不

那婦人道太醫分付教我與你發些汗便好的快武大再
要說時這婦人怕他掙扎便跳上床來騎在武大身上把
手緊緊的按住被角那裡肯放些鬆寬正是

油煎肺腑火燎肝腸心窩裡如霜刀相侵滿腹中似鋼
刀亂攪渾身冰冷七竅血流牙關緊咬三魂赴在死城
中喉管枯乾七魄投望鄉臺上地獄新添食毒鬼陽間
沒了捉姦人

那武大當時哎了兩聲喘息了一回腸胃逆斷嗚呼哀哉
身體動不得了那婦人揭起被來見了武大咬牙切齒七
竅流血怕將起來只得跳下床來敲那壁子王婆聽得走

過後門頭咳嗽，那婦人便下樓來開了後門，王婆問道：「也未那婦人道了便了了，只是我手脚軟了，安排不得。」王婆道：「有甚麼難處，我幫你便了。」那婆子便把衣袖捲起，昏了一桶湯，把抹布撒在裡面，掇上樓來，捲過了被，先把武大口邊唇上都抹了，却把七竅淤血痕跡拭淨，便把衣裳蓋在身上，兩箇從樓上一步一掇扛將下來，就樓下將扇舊門停了，與他梳了頭，戴上巾幘，穿了衣裳，取雙鞋襪與他穿了，將片白絹蓋了臉，揀床乾淨被蓋在死屍身上，却上樓來收拾得乾淨了，王婆自轉將歸去了。那婆娘却號號地假哭起，養家人來看官聽說，原來但凡世上婦人哭

此誓非虛
要曉得金
蓮手段原
硬

有三樣有淚有聲謂之哭、有淚無聲謂之泣、無淚無聲謂
之號、當下那婦人乾號了、半夜、次早五更、天色未曉、西門
慶奔來討信、王婆說了備細、西門慶取銀子把與王婆、教
買棺材發送、就叫那婦人商議、這婆娘過來、和西門慶說
道、我的武大、今日已死、我只靠着你做主、不到後來、網巾
圈兒、打靠後、西門慶道、這箇何須你費心、婦人道、你若負
了心、怎的說、西門慶道、我若負了心、就是武大一般、王婆
道、大官人如今只有一件事要緊、天明就要入殮、只怕被
忤作、看出破綻來、怎了、團頭何九、他也是箇精細的人、只
怕他不肯殮、西門慶笑道、這箇不妨事、何九我自付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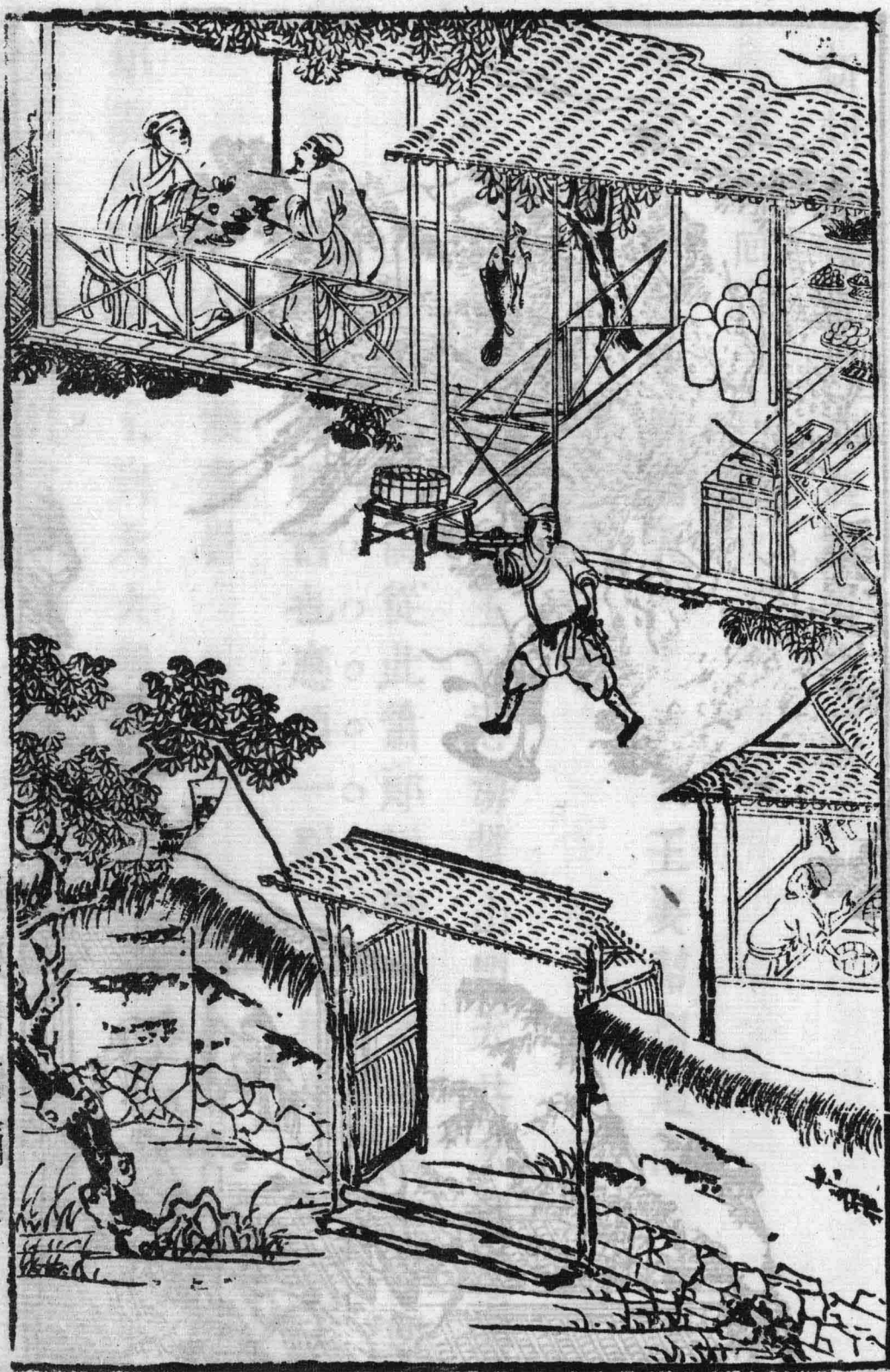
他不敢違我的言語、王婆道大官人快去分付他、不可遲了、西門慶自去對何九說去了、正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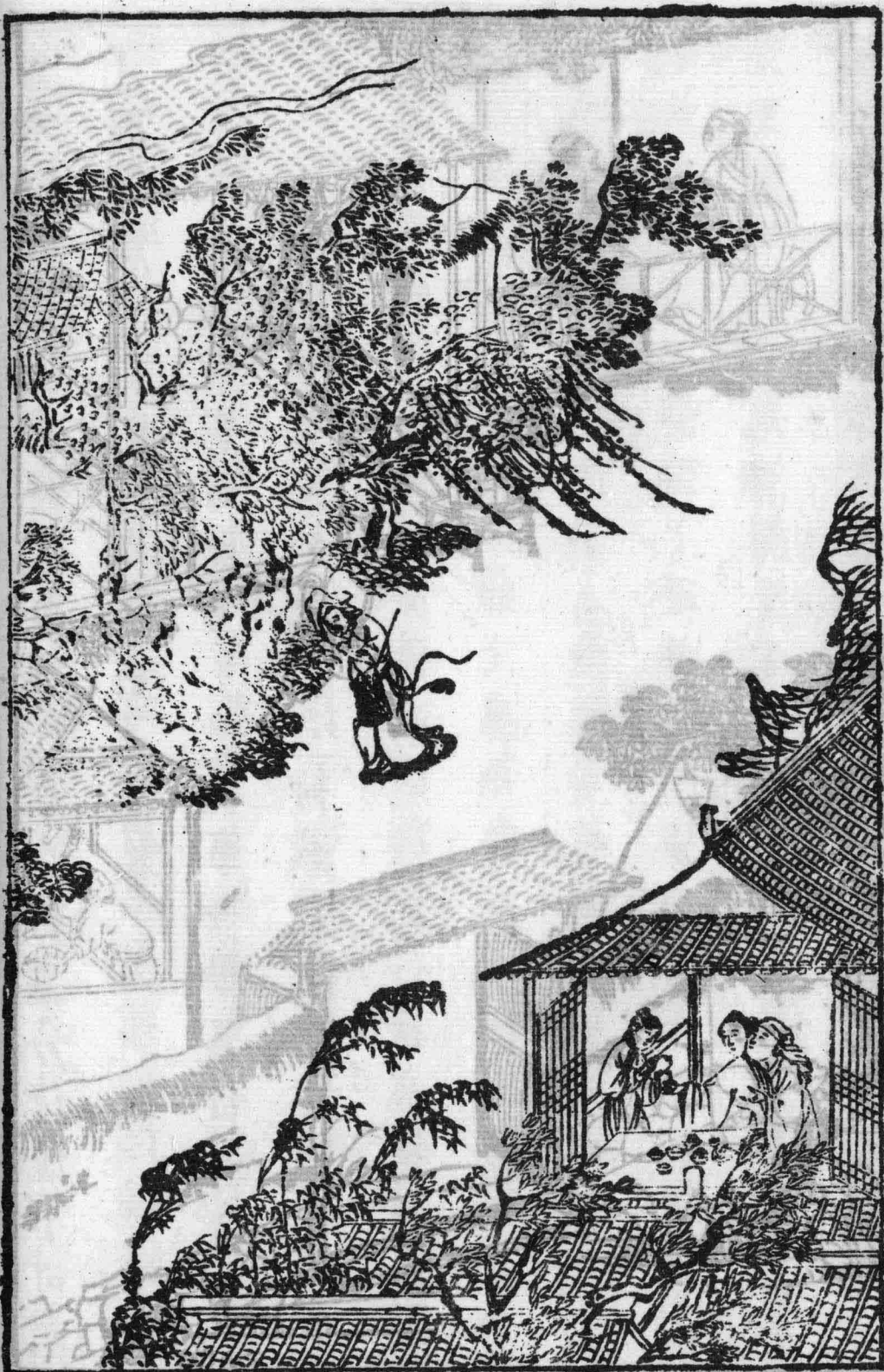
三光有影誰能待、萬事無根只自生、

雪隱鷺鷥飛始見、柳藏鸚鵡語方聞、

這二樣物與我輩人無用之矣。若無從得之，其無用無聲，請
 之，就當下那婦人說，請了半夜，改早五更天，急急來尋西門
 慶，奔來討信，正裏裏了，無細西門慶取銀子，把與王婆，教
 買物材，發送訖，叫那婦人商議這婆娘，過來，細西門慶說
 道：「我的武大命已死，我只靠着你做主。不到後來，細中
 國兒打聽後，西門慶道：這箇何須你費心？婦人道：你若負
 心，怎的教我無奈何？故其言曰：『轉轉細細，請衣問殺王婆。』
 這大官人，三六寸，長短，細細，請衣問殺王婆，無奈何，只怕被
 了西門慶自主，博回大體，去了，且其也是箇精細的人，只
 怕不煩，對些口舌，請王婆，做大官人，與王婆，公村，而，不，信，盡

且這等物
 與我輩人無
 用之矣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二

第六回

何九受賄瞞天

王婆幫閑遇雨

詞曰

別後誰知珠分玉剖忘海誓山盟天共久偶戀着
山雞輒棄鸞儔從此簫郎淚暗流過秦樓幾空回
首縱新人勝舊也應須一別洒淚登舟

右調懶畫眉

却說西門慶去了到天大明王婆拿銀子買了棺材冥器
又買些香燭紙錢之類歸來就于武大靈前點起一盞隨

身燈鄰舍街坊都來看望那婦人虛掩着粉臉假哭衆街坊問道大郎得何病患便死了那婆娘答道因害心疼不想一日日越重了看看不能勾好不幸昨夜三更鼓死了好是苦也又哽哽咽咽假哭起來衆鄰舍明知道此人死的不明不好只顧問他衆人盡勸道死是死了活的自要安穩過娘子省煩惱天氣暄熱那婦人只得假意見謝了衆人各自散去王婆擡了棺材來去請仵作團頭何九但是入殮用的都買了并家裡一應物件也都買了就于報恩寺叫了兩箇禪和子晚夕伴靈拜懺不多時何九先撥了幾箇火家整頓且說何九到巳牌時分慢慢的走來到

紫石街巷口、迎見西門慶、叫道老九何往、何九答道、小人
只去前面殮這賣炊餅的武大郎屍首、西門慶道且停一
步說話、何九跟着西門慶來到轉角頭、一箇小酒店裡、坐
下在閣兒內、西門慶道老九請上坐、何九道小人是何等
人、敢對大官人一處坐的、西門慶道老九何故見外、且請
坐、二人讓了一回、坐下、西門慶分付酒保、取瓶好酒來、酒
保一面鋪下菜蔬菓品案酒之類、一面盪上酒來、何九心
中疑忌、想道西門慶自來不曾和我吃酒、今日這盃酒必
有蹊蹺、兩箇飲勾多時、只見西門慶向袖子裡摸出一錠
雪花銀子、放在面前、說道老九休嫌輕微、明日另有酬謝、

何九叉手道：小人無半點效力之處，如何敢受大官人見賜銀兩？若是大官有使令，小人也不敢辭。西門慶道：老九，休要見外，請收過了。何九道：大官人便說不妨。西門慶道：別無甚事，少刻他家自有些辛苦錢，只是如今發武大的屍首，凡百事周旋，一床錦被遮蓋則箇。何九道：我道何事，這些小事有甚打緊，如何敢受大官人銀兩？西門慶道：你若不受時，便是推却。何九自來懼西門慶，是箇把持官府的人，只得收了銀子，又吃了幾盃酒。西門慶呼酒保來記了帳目，明日來我舖子內支錢兩箇，下樓一面出了店門。臨行，西門慶道：老九是必記心，不可泄漏。改日另有補報。

分付罷，一直去了。何九接了銀子，自忖道：其中緣故，那却是不須提起的了。只是這銀子，恐怕武二來家有說話，留着，倒是箇見証。一面又忖道：這兩日，倒要些銀子攪纏，且落得用了。到其間，再做理會便了。于是一直到了武大門口，只見那幾箇火家正在門首伺候。王婆也等的心裡火發，何九一到，便問火家：這武大是甚病死了？火家道：他家說害心疼病死了。何九入門，揭起簾子進來，王婆接着道：父等多時了，陰陽也來了半日。老九如何這咱纔來？何九道：便是有些小事絆住了脚，來遲了一步。只見那婦人穿着一件素淡衣裳，白布鬚髻，從裏面假哭出來。何九道：娘子

省煩惱，大郎已是歸天去了。那婦人虛掩着淚眼道：說不
得的苦。我夫心疼病症，幾箇日子，便把命丟了。撇得奴好
苦。這何九一面上上下下，看了婆娘的模樣，心裡暗道：我
從來只聽得人說武大娘子，不曾認得他。原來武大郎討
得這箇老婆在屋裡。西門慶這十兩銀子使着了。一面走
向靈前看武大屍首，陰陽宣念經畢，揭起千秋旛，扯開白
絹，定睛看時，見武大指甲青唇口紫，面皮黃，眼皆突出，就
知是中惡。傍邊那兩箇火家說道：怎的臉也紫了，口唇上
有牙痕，口中出血。何九道：休得胡說。兩日天氣十分炎熱，
如何不走動些。一面七手八腳，葫蘆提殮了，裝入棺材內。

此都可
不必

兩下用長命釘釘了王婆一力攬掇拏出一弔錢來與何九打發衆火家去就問幾時出去王婆道大娘子說只三日便出殯城外燒化何九也便起身那婦人當夜擺着酒請人第二日請四箇僧念經第三日早五更衆火家都來扛擡棺林也有幾箇隣舍街坊弔孝相送那婦人帶上素坐了一乘轎子一路上口內假哭養家人來到城外化人場上便教舉火燒化棺材不一時燒得乾乾淨淨把骨殖撒在池子裡原來齋堂管待一應都是西門慶出錢整頓那婦人歸到家中樓上設箇靈牌上寫亡夫武大郎之靈靈床子前點一盞琉璃燈裡面貼些金幡錢紙金銀錠之

類那日却和西門慶做一處打發王婆家去二人在樓上
任意縱橫取樂不比先前在王婆茶房裡只是偷雞盜狗
之歡如今武大已死家中無人兩箇肆意停眠整宿初時
西門慶恐鄰舍瞧破先到王婆那邊坐一回落後帶着小
廝竟從婦人家後門而入自此和婦人情沾意密常時三
五夜不歸去把家中大小丟得七顛八倒都不歡喜正是

色膽如天不自由、情深意密兩綢繆

貪歡不管生和死、溺愛誰將身體脩

只爲恩深情鬱鬱、多因愛濶恨悠悠

要將吳越冤讐解、地老天荒難歇休

光陰迅速、日月如梭、西門慶刮刺那婦人、將兩月有餘、一日將近端陽佳節、但見

綠楊裊裊垂絲碧、海榴點點胭脂赤、微微風動慢颯颯、涼侵扇處處過端陽、家家共舉觴。

却說西門慶自岳廟上回來、到王婆茶坊裡坐下、那婆子連忙點一盞茶來、便問大官人往那裡去來、怎的不過去、看看大娘子、西門慶道、今日往廟上走走、大節間記掛着來、看看六姐、婆子道、今日他娘潘媽媽在這裡、怕還未去哩、等我過去看看、回大官人、這婆子走過婦人後門、看時、婦人正陪潘媽媽在房裡吃酒、見婆子來、連忙讓坐、婦人

王婆妙舌
應是雙情
一流人

笑道乾娘來得正好請陪俺娘且吃箇進門盞兒到明日
養箇好娃娃婆子笑道老身又沒有老伴兒那裡得養出
來你年小少壯正好養哩婦人道常言小花不結老花兒
結婆子便看着潘媽媽道你看你女兒這等傷我說我
是老花子到明日還用着我老花子哩說罷潘媽媽道他從
小兒是這等快嘴乾娘休要和他一般見識王婆道你家
這姐姐端的百伶百俐不在了好箇婦女到明日不知什
麼有福的人受的他起潘媽媽道乾娘既是撮合山全靠
乾娘作成則箇一面安下鍾筋婦人斟酒在他面前婆子
一連陪了幾盃酒吃得臉紅紅的又怕西門慶在那邊等

帶孝不出
真心虛文
原是可省

候、連、忙、丟、了、箇、眼、色、與、婦、人、告、辭、歸、家、婦、人、知、西、門、慶、來、
了、因、一、力、攙、掇、他、娘、起、身、去、了、將、房、中、收、拾、乾、淨、燒、些、異、
香、從、新、把、娘、吃、的、殘、饌、撇、去、另、安、排、一、席、齊、整、酒、肴、預、備、
西、門、慶、從、後、門、過、來、婦、人、接、着、到、房、中、道、箇、萬、福、坐、下、原、
來、婦、人、自、從、武、大、死、後、怎、肯、帶、孝、把、武、大、靈、牌、丟、在、一、邊、
用、一、張、白、紙、蒙、着、羹、飯、也、不、掀、採、每、日、只、是、濃、粧、艷、抹、穿、
顏、色、衣、服、打、扮、嬌、樣、因、見、西、門、慶、兩、日、不、來、就、罵、負、心、的、
賊、如、何、撇、閃、了、奴、又、往、那、家、另、續、上、心、甜、的、了、把、奴、冷、丟、
不、來、揪、採、西、門、慶、道、這、兩、日、有、些、事、今、日、往、廟、上、去、替、你、
置、了、些、首、飾、珠、翠、衣、服、之、類、那、婦、人、滿、心、歡、喜、西、門、慶、一、

面喚過小厮珠安來、瓊包內取出一件件把與婦人、婦人方纔拜謝收了、小女迎兒尋常被婦人打怕的、以此不瞞他、令他拏茶與西門慶吃、一面婦人安放卓兒陪西門慶吃茶、西門慶道、你不消費心、我已與了乾娘銀子買東西去了、大節間正要和你坐一坐、婦人道、此是待俺娘的、奴存下這卓整菜兒、等到乾娘買來、且有一回耽閣、咱且吃着、婦人陪西門臉兒相貼、腿兒相壓、並肩一處飲酒、且說婆子提着箇籃兒、走到街上打酒買肉、那時正值五月初旬、天氣大雨時行、只見紅日當天、忽被黑雲遮掩、俄而大雨傾盆、但見

烏雲生四野、黑霧鎖長空、刷刺刺漫空障日飛來、一點
點擊得芭蕉聲碎、狂風相助、侵天老檜掀翻、霹靂交加、
泰華嵩喬震動、洗炎驅暑、潤澤田苗、正是江淮河濟添
新水、翠竹紅榴洗濯清、

那婆子正打了一瓶酒、買了一籃菜蔬菓品之類、在街上
遇見這大雨、慌忙躲在人家房簷下、用手帕裹着頭、把衣
服都淋濕了、等了一歇、那兩腳慢了些、大步雲飛來家、進
入門來、把酒肉放在廚房下、走進房來、看見婦人和西門
慶飲酒、笑嘻嘻道、大官人和大娘子好飲酒、你看把婆子
身上衣服都淋濕了、到明日就教大官人賠我、西門慶道、

你看老婆子，就是箇賴精。婆子道：「也不是賴精，大官人少不得賠我一疋大海青。」婦人道：「乾娘，你且飲盞熱酒兒，那婆子陪着飲了三盃，說道：『老身往厨下烘衣裳去也。』」一面走到厨下，把衣服烘乾，那鷄鶩啜飯，切割安排停當，用盤碟盛了菓品之類，都擺在房中。盪上酒來，西門慶與婦人重斟美酒，交盃疊股而飲。西門慶飲酒中間，看見婦人壁上掛着一面琵琶，便道：「久聞你善彈，今日好及彈箇曲兒。」我下酒，婦人笑道：「奴自幼粗學一兩句，不十分好，你却休要笑恥。」西門慶一面取下琵琶來，樓婦人在懷，看他放在膝兒上，輕舒玉笋，款弄冰弦，慢慢彈着，低聲唱道：

只一詞便
見金蓮自
寓百種媚
媚

何福能消

冠兒不帶懶梳粧。髻挽青絲雲鬢光。金釵斜插烏雲上。喚梅香開籠箱。穿一套素縞衣裳。打扮的是西施模樣。出綉房。梅香你與我捲起簾兒。燒一炷兒夜香。

西門慶聽了，歡喜的没人脚處，一手摸過婦人粉頸來，就親了箇嘴，稱誇道：「誰知姐姐有這段兒聰明，就是小人在構欄三街兩巷，相交唱的，也沒你這手好彈唱。」婦人笑道：「蒙官人擡舉，奴今日與你百依百隨，是必過後休忘了奴家。」西門慶一面捧着他香腮，說道：「我怎肯忘了姐姐。」兩箇殢雨尤雲，調笑頑耍。少頃，西門慶又脫下他一隻綉花鞋兒，擎在手內，放一小盃酒在內，吃鞋盃耍子。婦人道：「奴家」

好小脚兒、你休笑話、不一時二人吃得酒濃、掩閉了房門、解衣上床頑耍、王婆把大門頂着、和迎兒在厨房中坐地、二人在房內顛鸞倒鳳、似水如魚、那婦人枕邊風月、比娼妓尤甚、百般奉承、西門慶亦施逞鎗法、打動兩箇女貌郎才、俱在妙齡之際、

寂靜蕭房、簟枕涼、佳人才子、意何長、

方纔枕上、澆紅燭、忽又偷來、火隔牆、

粉蝶探香、花萼顫、蜻蜓戲水、往來狂、

情濃樂極、猶餘興、珍重檀郎、莫肯忘、

當日西門慶在婦人家盤桓至晚、欲回家、留了幾兩散碎

銀子與婦人做盤纏婦人再三挽留不住西門慶帶上眼罩出門去了婦人下了簾子關上大門又和王婆吃了一回酒纔散正是

倚門相送劉郎去、

烟水桃花去路迷

